

江戸繁昌記

二篇

LA29

テ



天保五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編



繁昌記

克巳塾藏板

819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今之太平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江戸繁昌開
還未之有也太平時運繁昌氣數天盡才為地出傑
為乃民之聰明稱儒人而為國之師表民之矜式者
斗筭繫焉聖經析其微賢傳提其妙諸子百家校異
正偽事記之言慕之可謂備矣何其儒人盛乎居士
誕生幸遭文運咸昌之時幼知讀書長識為文但恨
生資昏愚好讀書未能一行修之於身也好為文未
能隻言合之於道也則何而亦稱儒猶售此倫生者
以口無糊故爾豈其素志耶客歲病癒之暇記繁昌

記數本一噓頌之。朋友不意早已傳播人間。友人來告曰：世責人無已，且不知子非儒也。咸言是豈儒人口氣乎？然居士也者，飄然一浪人，固非儒者也。非師表者，非矜式者，而且其無求于世，世呼子為牛，亦可矣。為馬亦可矣，可也。為犬，曷其數々，且經史百家世有聰明，非子之分也。弟其續之，後之覽者，因院府來之繁昌，見開闢來之太平，讀開闢來文，知開闢來人，不亦可乎？居士哂曰：諾，記此為二編。

混堂

曉天猶昏早，和鴉聲連打戶去。喇々々々，啞々々々。

喇々々啞々々，喇啞喇啞，高聲急呼曰：天明矣，須起伴頭疾，開伴頭伴頭失寐乎？伴頭已死乎？呆伴屎伴，糞雜嘔，戶未蕪，一人揖一人曰：大家爺早起，今日好天氣，曰諾。昨日葬送，道路殊遠，一同疲困，臨歸偶失君等，至家無影，想亦向深川地方去。曰何然矣？靈巖寺側有外族，在久無音信，恰好少取迂走，彼方如何？然決不然矣。曰休，陳我以吾黑眼，已洞見了伊勢久。伊勢錦久夫衛者亦欠，老人氣不愧年紀，誘引弱冠，真不好事，真不好事。如昨日新鬼，真明大人。都俗呼有為者謂大人現今家財並一生所聚千金地面，已領三所，然平生所為，非謂真。

明大人君亦將壯早々為地一人顧左右則曰開
矣二人相與駭而衝入魚鱗雜襲浴客接武氣未
除欠且撫睚者頂安手中挾抱浴衣者裂口而使揚
枝者寢衣而不束帶者鼻薰燭烟者蓋有事夜也
懷中備餘頭額若重者猶帶宿醒也喉中木下一粒米湯錢翁肩上下臂者
爪瘡癢也摸索懷抱者捫虱兒也攜兒往扶盃至混
浴雜澡頭搶陰囊尻上眉額脊與背軋脚與脚交冷
物相報浴室內通請怒互稱田舍人通語彼唱南無阿彌此
念妙法蓮華南無阿南無妙伴頭甚恐人成佛於此
室內有聲高唱曰候君候君在致帳外丁鐘報曉交カ

心豈悔清聲吏高曰竹兮碎雪雀兮苦飢曉寒侵骨
如奈遣暝曉湯易沸訖熱兒啼便鳴板壁呼水送溲
好熱者憤焉出曰叱敗矣好湯頭成曝潦
混雜崇朝飄風漸止暫時客罕伴頭始就朝食既而
女湯亦熨展音珞々金振玉碎橫坊聲妓左褰紫裳
新道外妾斜垂碧帶紅姊粉妹連農婢並就伴公買
糠袋笑語喧闐湯中湧一派波一浴而出皆在外板
上澡焉雞卵脫皮皓顏拭紅也白蓮濯連玉臂剔粉
也可惜瑠璃露江戶水並區一洗滴餘香想潛水漲臍
真是一面温泉宮聞往時男女同浴混雜無別及

賢執越公停止令別可仰今人浴別湯者浴公之
餘澤也且短製犢鼻稱越中者古來有之然世誤為
出於公之意要亦歸於德耳儉哉德也然而無知
細民不止長之或至皺紗絹帛結紫紵紅錐陰囊一
身之命脉陽莖一生之要用哉襲此用之居士私恐
囊裂莖折姊仰妹髻曰誠佳令誰為之曰那阿清耳
少顫頭曰彼手成僻髻根緊急言不終偶向男湯裏
傾着耳朶曰亦例開源太誠厭何無一人唱河東
一中各番隔壁有聲詞曰可悅奈初見翠被伴君宜遲
從他明朝乘一味野情促嘉期却向枕邊引玉臂

全除業氣自知痴清音宛轉中忽挾濁音曰返魂兮
返魂香名畫如有靈可憐之一隻語一聲令聽之聲
大賡歌曰松固不落綠為薪櫻與梅誅燒始知衛士
火庭燎今夜與君來甲怒乙曰用湯姑徐徐我頭非
誕生仙洗然一怒聲頃過密啾音寂矣適聞湯中自
然有聲湧上蓋人放屁耳外面浴客位置占地各自
摩垢一人擁大桶令費奴巾背一人挾兩兒慰撫剃
頭弟手弄陶龜與小桶兄則已剃在側板面布巾舒
卷自娛就水舟嗽因晚窺板隙蓋更代藩士福泉宮在自前
海不窺
踞隅前盤洗濯犢鼻可知曠夫男而女樣用糠精徐

面剥皮
鐵面何憂

人而鴉浴一洗徑去有物紙板青蛇曝鱗包頭

觸桶玄龜縮頭醉客噓氣熱柿送香魚齒帶臙乾魚

曝臭一環臂墨若有所掩滿身花繡似故示之一擻

振衣不欲受汶々也赤裸在側惡能浼乎浮石摩踵

兩石敲毛披衣剪爪乾身拾盡光頭一箇乾々洗滌

更向頂上倒一桶水一人從傍絕叫曰快矣相視大

笑

午未之際伴頭倦昏塔焉坐聽南郭隱几模樣可想

賓頭盧屢被來客撫樓上又有一南郭賣茶菓茶菓

不出山本山茶名上或煎麥湯饅頭羊羹糝品糠陸陳

紅紅綠綠雖非精製比扭金阿市並兼子名之前日亦有餘甘

万萬能無二膏藥名相撲膏藥連楊木齒粉滿箱貯之失物

須自戒決不許晝寢之並署在于壁間裸々一塊

相依圖蒸子聲丁々喧嘩爭道傍觀贏ハ着當局喫

一迷東南風急矣立後邊助聲者把畢丸放在他頂

上裸々並卧手翻春畫本看到妙處或不能起青蛇吐舌裸

々同寮及食紅綠伴公甚恐他繆算數一裸叟吹烟

而坐引頸下窺指着梯下一人曰伴公不着乎可惡

那亂用湯水者鄰家野郎也夫水也者五行之一亂

用之而可乎人間一日無水火則死矣豈可不慎用

叩一知乃人物如此推知其不惜金其不戒火將說
出一條理窟來伴公仰面指示壁間題額訊叟曰僕
未審額面文字所謂俳句邪抑狂歌邪叟曰俳歌是
也狂俗稱曰不知有何風味曰似而非者究竟無
趣不是唐人寐語日本人寐語耳都俗語雜辭者曰唐人寐語世有不可
解者為之自稱大人大人所以為大人全難理會公
亦不可解人自己所有而不解為何可嘆哉公職冗
自今少讀書曰如何及此僕欲學唐樣未暇請問當
今誰為能書曰所謂烏賊世間皆是也孰為能書指
頭結字胸中不立文字並達摩門人且書足記姓名

拙筆笑宗此語為此不如為彼公少讀書伴曰聞近有千延間

善作一大字者不識何如叟笑曰學屠龍者學得無
用此亦一段不可解事叟自進膝不省火頭覆烟墜
膝頭叟惶遽眾失笑

際晚混雜復沸吊燈晃々真如白日猶備偷兒中央
又設一高床更出一南郭左顧右省為撮蚤之眼碎

雪竹返魂香枕邊之臂松不落綠曲同音異音同節
殊時揚鬨聲挾以邪許聲水濺桶飛山容將頹方此

時也湯滑如油沸垢煎臟衣帶狼藉莫脚容投蓋知
蟲與蟲相食女湯亦翻江海乳母與惡婆喋々談大

娘與小婦，賸々話飽，罵鄰家富貴，細弁伍間，長短訕
吾新婦，訕我舊主，金龍山，觀音妙法寺，高祖併說及
其靈驗，鄰家放屁論，無遺焉。既而析報，甲夜，爨奴旦
向槽底，脫納數客，闌入伴頭，急止曰：「既已漏矣。」客曰：
「大敗事。」沈吟而忖：「一日而浴，三錢費糠，好熟者，喜溫
者，療寒者，貪淨者，千磨百剔，除污放光，而孰能洗心，
湯盤銘曰：苟日新，又日新，庶幾都人併心，滌之六根
清淨。」

混堂，或謂湯屋，或呼風爐屋，堂之廣狹，蓋無常格，亦
畫一堂，作兩浴場，以別男女，戶各一當，兩戶間作一

坐所，形如床，而高，左右可下，監此而收錢，誠事者謂
之伴頭，並戶，開牖々々，下作數衣閣，牖側構數衣架，單
席數筵，畏筵施，開自闌至室中，霑之間，畫作板地，為
澡洗所，當半通溝，以受餘湯，々槽廣方九尺，下有竈
變槽，側穿穴，浮湯送水，近穴有井，輓軋上水，室前面
塗以丹，履半上，牖之半下，空之，客從空所俯入，此謂
柘榴口，牖戶畫以雲物，花鳥常鎖不啓，蓋蓄湯氣也。
別蓄淨湯，謂之陸湯，爨奴秉杓，謂此所曰呼出，以奴
出入由此也。奴曰若者，又曰爨助，今皆偕呼伴頭。猶書
由會
者流，偕呼秉杓者，曰上番，執爨者，曰爨番，間日更代，又蓄

冷水謂之水舟浮斗仕斟陸湯水舟男女隔板通用
馮小桶數十以供客用貴客別命大桶且令奴摩澡
其脊乃觀其至伴公析報客每五節投錢數緡勞其
勞云堂中科目大畧如左曰官家通禁可守固也男
女混浴之禁最宜嚴守須猛戒火甚兩烈風收肆無
期老一人家無子弟扶浴謝烏病人惡疾並不許入且
禁赤裸入戶附手巾單頰者日月行事自

開近來妓館亦貯清湯藥以香水釐以珠玉佳麗香
潔以待遊客本是不潔淨所恰好用潔洗其不潔俾
謳云報言挿紙墜聞妓常挿紙北中拾去戴來還挿來此手不潔

洗直撮佳散直舉杯不潔可證古衲一休言曰男女
之樂抱真骸耳此手豈不真上加真乎然人之惑溺
亡家於此手墜身於此手此手可畏治郎戒哉多有手段
異於彼二三子與接嫂之手誤死此手死道路哉焉
得大葬弗得令小千啓手也

酒宜浴後之渴食宜浴腹之虛乃烹家亦瀆之而香
揀玉甃與彼競美々味香温使人體痴口呆是所謂
素封恣飲食之憂然或聞士而嗜珍味也大夫而好
佳温也私買其味私訪其温顧可羞哉猶且舉辱謔
人曰某亭嘗異某樓試香不知為有識笑哀夫如居

士則宜嘗矣而弗得爲宜試矣而弗得爲奈無錢何
前人所謂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適者是也此之不慚
矣而徒哀彼可哀之人意亦爲彼可哀之人所哀吾
可哀也香棟玉甃繁昌都內所爲勢固可然更有一
浴湯又湧大都會開熱景溫泉是爾千壺万甕破千
里溝穿之溢之豈不妙而便乎都下病客坐浴於千
里之藥泉亦霑太平之餘流也居士素好溫泉嘗言
恨江都內無一所湧溫泉今而思之或有一約千金
亦復爲素封家之物居士欲浴沒世得乎謹密醫寒
燕室取溫思是終身得者

手巾最低六十八錢雖貴不過一百餘錢蓋常值也
長二尺有五寸治遊子弟或用三尺妓館烹家並供
其家中頃者予見人袖好染手帕訛之曰值若干銀
且其人言精緻良染雖居士有目可認試握之予乃
澀此拳之手中物無物輕軟之妙口不可言獨知
之於心耳居士笑曰手巾用此拒彼其手何如手則
可畏巾則可惜

居士前年住谷中三浦坂下家在藪澤間地鄰椒津
劇街嘗有句絲竹聲和猿鶴聲側近風俗之惡可知
然衙門外每且見一茅男扶負老父往混堂感激藏

懷後李暎知章等至談及之得詳孝子通稱斧其
 父菴病不能起然喜浴倍他日以故每晨負往深摩
 淨潔至父快云而止風雨不怠予不覺感泣乃贊曰
 泥裏君子糞中水仙二客見予感激不措請使予貽
 一言益勉其孝養即同春山文齋各賦一絕且為之
 序緣二客轉遺春山詩云日邊桃碧雲間杏都白春
 風鬪衆芳窮谷誰思秋冷處玉蘭花發放幽香文齋
 云竭力詳心養老親出天孝義感天神白頭不為窮
 經客可比孔門負米人當時居七心期庶幾異時
 官賜褒之日或為之證而予無錢移家卒不與孝子

接一言而去折指三年于今々不沒知孝子孝益進
 乎老父尚無恙乎 官旌孝乎神福之乎否今日轉
 筆至此偶動前日之心因贊記焉

散樂 俗謂之散

浮世旅况夢中思遠行萬里無程期箇這蜀中人民
 羸生者

羸生曰我在人間未嘗奉佛安閑送日實多聞
 有高僧現住某山念一來聽身後大事今乃急

來 口中言急脚則極緩

回顧故天遙々已遠山川復山川又川雲栖昨日暮水

泊今日暮早已到着邯鄲

盧生是就曰所聞邯鄲枕此是歟

夢宜試應天公賜日影未殘假寐少時

盧生把執使者出曰請起受勅曰不知何故

楚王遣使讓位盧生偶然登跣不審其情

使者曰想君自有此福請速上輿

主輿煥燐原不乘慣善意真如向天津渡雲棧何省

序時之榮終屬一夢之幻樂哉王都風色麟閣阿房

映射交先丹墀玉堆繡風香人灑々物煌々雖遊

彼寂先土安如此樂且康

至此居上依因坐睡耳以唯聞洋洋之音
念氣蘇則亦適見盧生作夢覺水

盧生夢醒恍然而起五十春秋歛樂已矣三千宮女

絃歌之声化為一道松風數百宮殿佳麗無跡身在

邯鄲客舍中王位榮華千歲之壽皆是黃梁一炊空

南無三寶南無三寶思之是枕能教人出離蒙

入

傳曰神某尊為俳優記謂本載皇極帝四年中臣

銜連教俳優某鮮蘇我臣佩刀事俳優名亦舊矣後

曰散更曰猿樂而田樂者由猿樂出俗說田申當字
申即猿盛行於

此條氏時至足利氏鹿園慈昭二公皆好猿樂伶

工親世氏於是乎出而猿樂復咸田樂遂衰寬正中

十一
觀世氏舞猿樂于紂河原是為勸進能之權輿爾來
續行不絕之於千載之今且今而三綱五常外觚而
觚者除此天下無復有焉亦清世餘事繁華一具天
保元年秋觀世氏設勸進樂場于幸橋外演戲百曲
限以旬日毘鼓龍笛以鳴太平予來觀值弟十一日
樂名一曰邯鄲二曰土蜘蛛三曰雲雀山四曰鉄輪五
曰融觚不觚士不士商不商儒不儒世皆然矣而予
古一日覽古於不古中者不亦妙乎然既已古矣不
復甚上今人眼觀者多倦因知儒而儒者亦不上今
人眼

天保二年秋猿若勘三郎繼世踐坐照例作古演戲
陳古什具予不往戲場者廿年于今然聞其古字也
觀古之觀欲試一觀而適遇一賞古客之邀因得觀
焉戲臺一面作散樂場人亦散樂也物亦散樂也既
而主伎則鼓声笛音皆澁且低更雜以三弦似而非
者終不得為散樂也始覺前日之睡可惜初陳古器
數色錦綺爛燦燄匣先揮居士遠在聾樂棚不能細
審其為何物纔認官所賜金麾而已今團十郎白
年纔可十歲許一拜一白詳演說故事然稠人中無
少屈色声朗辭達可謂市川氏有子成立可想嗟嘆

而歸寬永元年中村氏戲場開基續行者二百餘年
其家相繼今至十二世云

葬禮

二氣蒸々生々之理、乃古不竭、千彙万品、方死方生、
入機出機、為人為馬、一閭伍中、左次平翁、巡四國、為
猿狙老聃、指此謂之、衆妙門、孔子由是而出、焉秋伽
由是而出、為柳原、夜唱出自是、吉原、名妓出自是大
福餅師、出為隈、薯蕷、出為一莖、百金、万年青、
四錢一束、小松菘、並由此出、而為千々万々色、則不
知今生、封侯、前生何所、馬骨安知、今日、靜軒居、上後

来不何那、而為太平、豐富、皇帝、然馬骨之與、封侯、有
辨焉、辨豈無因乎哉、嗚呼、普天下、惡書生、彊為言、而
已、出于爾者、及于爾、勿道、魂魄歸天地、而已、積善之
家有餘慶、聖人言、為東隣、喪親、西舍、舉子、呱呱哭々
南北互和、小塚原、火人、場常不絕、烟回、向院、投葬、塋
骸骨、積薪、八方、郭門、日出、幾百葬、然而今之繁昌、戶
數歲、增則可知、生息、倍死、穩婆、繁昌、可從、知也、士大
夫、葬儀、國有例、典家有、所受、非作者、所得、而知也
庶人、遇喪、懸簾、旗凶、伍家、匍匐、弔客、便往、踰日、而葬
殯、且無就、遠之、漸棺、擲從、家之貧富、喪主、以下、總麻

大功之親，儀服帶孝，剪紙束髻，豈括髮遺法乎？編笠在首，豈免經遺樣乎？燈籠、簪、揭、畫、蓋、照、幽路之意也。知生者知死者畢，會于葬，其日，幹人先走寺，張懸紙于門，書曰：某街某氏功德院也。和尚喜可乞兒羣迎僧往，既而強飯數桶，連七瓶茶碗，車載輸來，幹人此為期。上本堂位置靈具，書記執筆對簿，早有送客，先靈他至，或徑通名去，或有一人而數名者，既而柩往，泉之上堂，置于兩楹間，主人就東階容就，西階挾楹而坐，楹內兩邊備僧羅列，鳴鐘誦經，和尚警咳，徐々出來，從容向柩舉拂，而謂曰：夫惟本是何所，馬骨今逝，復向

何天？將巡四國，為猿狙耶？將浮江河為蛇鱸耶？鱸乎我能噉，若和尚元不嫌羶，拂一拂曰：去來何所，在煨薯一窺，烟喝賓主以次，拈香事畢矣。延客側室，主人稽顙而拜，獻茶供飯，一時混雜，梵娘幹事，賓皆袖飯而出，舉投之乞兒。昔者齊之繁昌，有墻間肉以養一妻妾者，予謂千古一人而已矣。何意今世亦有其人，閱是日也，參幹人中，左接右應，駿走執事，便目所注手所觸，強飯茶碗連七瓶，抱之，遂逃於混雜中。然道路之言安知其果然否？亦弟足以推此都繁雜耳。不義之祿，墻肉也。爾不義之錢，強飯也。爾墻肉之生不

如死也強飯之生不如葬也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殮則無禮而可殯則無義而可乃至於不知仁義
 而謂儒也則不可矣藉虎威即狐爾非人也矣設狸
 術即狸爾非儒也矣與狐狸而生無寧為殮而悅和
 尚之口乎山鯨煨薯悅口者猶有數世或有欲儒葬
 者曰願死不受佛氏引導思其人生果有儒行乎生
 無儒行死用儒葬不亦戾乎以六投於投壙之費少
 事約而可也且夫今佛氏不佛氏識淨土者蓋少矣
 居士夫惟真如月明和尚之德不明受之同於不受
 又何難哉且人為墻肉強飯之生雖受明僧之引導豈

得到西方乎

去歲者秀佳路考二優同時歿死泣天哭地兒女為
 毀念言如可贖白其身及葬四方來觀棺槨之美衣
 食之麗予者人驚蓋有力者為之資也居士聞之仰
 天大息何也曰前者吾友齋藤氏陶象先生死家無
 餘財不能舉尸桐棺三寸纔獲之於貧弟子貧朋友
 之子嗚呼哀哉先生名誠字子明賦性孝友意氣爽
 邁交友先施以厚接人青天白日毫無虛設其有古
 豪傑風然以無狐威狸術故不獲有力之助一生貧
 困飲志而卒惜矣哉橋園先生祭文略曰君之在世

知雄守雌毀譽不苟言孫行危恂々翼翼辟鮑居芝
誨人不倦訓導無私貨色弗顧權勢弗視獨所樂者
吟哦壺卮醺必佳句穎脫巖々畫情極致可以解頤
曾不存稿無意後貽零紙千片雲飛風吹欲輯成編
亡羊問誰予每遇先生輒相共嘆之而先生嘗謂予
曰人之於世生死並不可不借有力之資也泗上之
菲蓋六依有力之子貢不然也何諸子揖去且桑山
將崩曰賜爾來何避此亦證居七拍手曰心殺亦
貢之斷其主喪也必矣且肥馬之子爲志此亦有
力因思使子路在必愾然非典敝緼袍力之可能也

則想應與原憲曷遠有愧於子貢先生笑曰想然
矣夫聖人猶依有力之助然則欲不依有力而立名
欲不入官徧門而丁祿難矣哉

夫子曰與其易寧戚然孟軻氏云君子不以天下儉
其親遂使天下後世盡失之於易何言之過哀戚不
至衾美耀人不亦乖乎得爲而爲可也何也人之資
不得之爲不愚則狂開近者都人爲其所愛僂僂
相競數百一連結社醵錢捐此助其聲勢俗謂社曰
連何連誰連各建其社乃至貪不能一時辨金者壁
問懸筒每日課賦若一錢抑何功德與神祭佛塔壽

造管錢甚相類為因聞連愚相約刻日買越後舖絹帛揚言今日為其買多錢善買以多為勝一日者愚輩將歸天已冥矣驟見數夥羣米不通名字拋提燈數百而去訊之則亦出於為優某愛其所愛之為

神明

神明亦南郭繁昌社也一坐戲場數棚觀物揚弓肆治郎院連演史落語町縱橫園社一夥士人一夥僧侶林箭雨簇出爭巧哉彼有的以祈爾爾蓋以

酒賄也其客台手不如娣左手之巧只見纖手掩起紅袖觀音一臂娣代夫拈弓摘箭看括于鼻以羨香頰又添着一捻鬢痕來弦盈羽飛正是秋月行天流星落地絲々林々鏑去羽沓百發百中舍矢如破早已安排一集酒散來勝飲不勝射法古例娣舉解付客且謂曰謝縱觀唐人都俗呼其那人全主等蔭幸々今且說唐人為下物使婢側而聽之僧揖讓謂上曰不曰如天竺吾能談之琉球非吾領分請君略說士點頭說出曰聞日本之南一十數百里而有島焉東西數十里南北數百里幅員繞比我鯖神眼雖大猶小

以其形似_レ乳龍浮流_レ故謂_レ之_レ琉球或曰瑤求又曰流
求記錄_レ所載_レ尚有數字後更_レ琉球開闢之主稱_レ孫
或言我天孫其尊之子也娣容_レ嘴曰如_レ然唐人亦吾
親族胡不_レ剪髮剃髻顧謂_レ僧曰主頂如_レ分他頭髮半
彼此穩當且使_レ主披半掛想風度何如哉僧哂曰你
朝_レ七引滿一酌後說曰我保元之乳源為_レ朝入_レ海至
彼大威眼其國民_レ娶按司某妹生_レ舜天者娣曰主長
大有_レ力可謂今為_レ朝獨奈射拙士曰叱密焉舜天長
為_レ按司適其國乳而舜天雄偉有_レ略平定四方遂立
為_レ王後又大乳國_レ系為_レ三鼎足有_レ年復合為_レ一娣林

且採喜曰今日之沾不_レ三則一僧笑曰此則異彼百
幾百中雖娘可得_レ為乎

小斲抽_レ矢咸筒持筒審固覲得親切一氣吹送識的
有_レ響鯨鐘墜鬼怪雲走雷金時面前魅童送_レ茶賴光
頭上蜘蛛撒_レ絲戲具百色應響轉機奇々怪々現_レ異
呈_レ變甚有古色蓋前人_レ所悅此所以外今不復多觀
焉昔者武王克_レ商散軍郊射而貫_レ羊之射息周末之
亂貫_レ羊復_レ尚孔子嘆_レ之曰射不_レ主皮於_レ戲方今太平
之久士人肄_レ貫_レ羊餘暇得_レ遊_レ這戲射場內豈不_レ昌平
之_レ沢乎

一席高宴酒酣人顛三線鼓笛並手在引婆娑長袖
煽拂紅燭翩躚輕裾捲起香塵左麾右盼東走西旋
商笛急響絲扇飄空羽絃徐按細腰倒地十六天魔
歌舞菩薩廻翔極態舞蹈獻趣禽戲蝶驚一人拊掌
一人鼓盆二人戰指在傍絕叫

夜已闌矣翠帳深下錦衾一暖酒滄香燼微音悵哀
歌曰燭火愈熾歎愈昏始覺烟波湧月痕自哀鴛舟
火已暗胸中暗夜迷乾坤離別誰知多少恨一夜江
頭欲斷魂歌畢酌仰盃洗送愁腸攬淚謂郎曰一
且盟寒不得嗣為兄弟如之何哉僕將遠歸鯉書雁

信莫惜數字假令舊府有倒碓子之那俗女弓矢八幡那俗
不易弟色明年山時儻復果來裝布帛半齋楮墨乎
烟草也茶也國產色々從弟所欲聲濁舌煩郎甚不
欲聽肚裏冷笑謂朝不待夕那用來年且除黃金外
又何欲之乃口應之而耳則爲鄰隔壁有人歎歎泣
訴曰弟原生上國幼父母見眷家財盡落叔父手叔
無賴欲博為生無幾財索鬻弟此境弟甫八歲他人
言天哀如何哉十一始畫眉不婿之歌舞朝晚遇督
責不欲之紅袖每夕侍床蓐觀閱既多受侮不少十
三轉賣遠至此都世態未解人情未嘗嬌養不慣行

客失愛主家赫怒刀針見血倒懸梁上被焚兀頭
在茲苦痛如何哉真地獄呵責客多聞王罕見地獄
夕數客莫見匪牛頭莫逢匪馬頭馬頭苦痛肺肝滲淚
眉額上笑意思如何哉幾度環帶欲死未能靜言思
之悟六前因所有青春易老桃李將謝問花之客足
跡漸少何緣何幸今者偶受君數夕恩弟百年又誰
之依大慈心非君濟度焉得出離此穢土願早果
約籠鳥一旦翔空山中三間栖雲眠石弟能甘心將
欲着在君傍拈香取汲一修雙親追福一當身後樂
地木魚終聽疏筍何厭同刺借老衰幾丁箇浮世察

語斷續一言低一言時凄風颯至珠簾捲兩增上寺
鐘一声撞落枕邊來

有一郎少帶英雄氣上廁摸尻覺肉甚減覺無窃嘆曰
昔在玄德見髀肉生不覺流淚吾則與此異烏亦丈
夫也然學女樣豈期操戈手却照鏡鸞紅袖包羞粉
黛術媚子南夫也我甚愧世間有氣女娘以剛居柔
夫子凶也喪其資斧繫困株木聲無古人不言半宰為
雞口無為牛後廿歲以上可嘆也哉彼梅兒者亦上國貴
公子遇家傾覆身落賊手拉來江戶持貨之然不肯
卒遇杖殺世迄今悲之然徒悲其死耳兒如不死將

亦為我今日汗辱從人生不如死吾常恨不早為兒
之死也顧普世間男而不女者有幾多士也儒也亦
從久蕪張爾亭物謁薦書畫乞會屈頭屈腰孰若屈
兒學問換緡斗升釣祿外賂內謁只恐其後諸侯聘
儒乎儒聘諸侯也前夕偶閱一藩客說曰吾藩一星
落便眾星拱之旋統注光西極之揭雖未上不知五
百石之牌墜何人之手想其眼張胸悻何如哉古人
泣脾肥今人泣腹飢男兒窮斯可死矣無義之仕君
子不為曷其奈何然也女不爽七載其行我死方彼
志未可必為賤劣也履聲在外郎急自內咳

篋頭舖

史進青龍九紋翻風忠常紅炬一把揮日布帷紙障
絲画爛裝各作記識以為招牌戶內一邊具沐盤水
甕等物一邊安胡床以待來客舖主曰親方助業者
曰剃出劇舖中中央安置一箇剃櫛具匣二人夾匣而
立焉其人多蓬髮刺髻居其職然不修之於其身與
諺所謂儒者不修身醫者不養生一同軌轍初下篋
必自左鬢先畧櫛乳髮而始行剃刀有從頂者有從
腮者客聽剃出之命頂腮全剃遂把密篋極力剔垢
索以絃上餘泥更爪髮根數搔取癢客叫快遂向頂

上澆水少許，押巾拒之，客又叫快，乃令客更自濕髮，間爽涼清剃生光，初撮至，此剃出主之，客遂以頭託親方，手親方更操刀，虛剃撫以示丁寧，始施香膏密篋，復篋，又用疏篋總會衆髮，括以假綸，又膏，又櫛，終用掠頭，緊括作壓，向前屈之，還挽寸許出之，於後謂之麻結，麻結有數種，曰銀杏，曰子麻結，曰九麻結，曰知餘，俾麻結曰本田，曰他歲，年曰比加，越曰苦，追志二十八錢，從客好，雖貴客加以四錢而已，無如混堂收五節錢外，菖蒲、忍冬、桃湯等別為貪錢工，風者獨年頭剃，客皆投賀錢，謂之初剃，自雖貧者投一二緡。

居士頭在至豪客擲數銀，劇鋪銀錢積等，親方之身從好

件々，麻結並係庶人頭髮，至士大夫咸多髮，大東世

目之曰糞，船東葉乃有黔首而多髮者，人戲呼為春

画世子，大東則家有其人，非此鋪所與也，聞該鋪今

在額內者九百六十四戶，中分社四十八，額外者無

慮餘二十，則通內外其數凡三千戶，鋪以業繁，殿最

為差，其值率自二三百金階上，一千金云，且每鋪別

遣一二人追戶售業，謂之循篋，乃與儒者往教異經

而同肯，同肯而異功，一本剃刀，一把密篋，剔垢生光

能新入頭髮，非如那一部，大學一本，中庸不能以教

入誠明率性條其舊汚者也詰且閑戶例至戊夜十
鬢万髮頭々爭次親方腰折剃出腕脫已牌前後履
跡珠繁有仰而欠伸者有俯而坐睡者背人讀錦字
者鐸盤照艷鏡者磨齒者食烟者圍碁者讀書者俗三異六
閩記七頭八髮以次俟而劇談紛出狼雜亦極冶郎談
情細馮娼院之夕者叟舞口大誇戲場之古側近老
婆之美醜品題無遺烏遠方賣藥之切韻不啻而可
辨猛論相撲勝負優評演戲巧拙某所孿生乳兒某
家情死男女飛語相報異事上變速於置郵之命談
入理則及儒及佛及神道與心學不二謂
神道別
謂

一場談叢矣

頑然一叟萃髮屑髻赤頭放光所謂闇夜無燭可行
者五十年前之通人自身番內之學士博識自許口
給禦人客叩叟曰叟常時所說如祭時趨街糊象
乎大復晚中洲納涼繁昌秀鶴天公並優妣伎絕藝想
然矣但至極繁華之今日儒隨威仙隨威者蓋前日
所無叟以為如何叟未覽儒人編號乎儼然大先生
無慮數百門塾之大生徒之繁藏書之富肩服之美
善盡矣美盡矣叟未讀先生某等所著中庸何本大
學何本乎文集未觀乎詩篇未看乎考證別垢把穿

鑿磨光升庵西河讓步却退歐北竹垞啣指愧
文則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泝秦跨漢直吞八大家
含吐咀李咳唾化為珠璣獨恨腸之錦繡不能鬻市
取利詞之金玉不得貸人占息言未既叟仰壁大笑
局々然者久之拋錘撫腮把那赤頭掉一掉曰否々
何給今乃君臣之懿文物禮制之盛以是言之所謂
儒盛者固是也子則似以儒人言以此言之豈得謂
盛夫儒也者何備人道而已矣其教不出於民生日
用彝倫之外傳曰仁人也又曰仁人心也心之靈妙
謂之明德性之不偏謂之中曰善曰至善許多說話

要歸於欲教人為入而已便以斯文能濡其身者謂
之儒異哉今稱儒者口掉虛舌身無實行言不顧行
行不顧言矧々窮年徒極鑿說愚智為其鑿也大言壯語纒駭
愚人予以道為盛而子以人為盛人豈得謂盛乎哉
但其人多矣富矣逃儒善讀書矣善講書矣糊口足蓋此而
已觀彼輩所著述者例皆明德新民章句異同之論
不足讀也大言夫學庸之為道也在明吾明德與致吾
中和而既已明之又欲使天下之人心明之正心誠
意者明之之工夫既已致之其效使天地自位使萬
物自育致之之工夫始於慎獨孰言此是王公之事

士人之家與天子之天下同無籍兒之躬何異乎士大夫之家設使此兒明其德致其和果知其體中天下胸中天地平而且位為今儒人一有能使明之而平致之而位者否世儒繫到此地不去理會大言之其所貨殖而辟為貨財殖焉之其所好色而辟為大言辟於名聞燕幾永以終警辟於穿鑿無微不停辟於飲食食而不知其味辟於詩文文理繁夥已以有別只言有財此有用楚國無以為寶唯錢以為寶俗語曰吐此則平予嘗謂明德中和固非世儒所曉得而能得也庶幾教彼輩纔省察自欺慎獨之語耳此亦足矣此亦是矣大言夫天人合一天地與我呼吸一念微動即通天

感人則自欺欺天也不慎獨者不慎天也矜色張臂大言鼓舌隱所之欲私心之愧君子視之如見肺肝天神臨之在其左右豈可不畏而慎焉乎其於論孟最極穿鑿忽聞駒駟聲爭々看時乳婆惶急懷剃刀來請曰每々煩擾願剛一劑親方睨曰乳娘吾瞥見得矣昨口昏黑在橫坊舖離立密語不知談何等事其人誰也婆微笑不應而去

叟攬清泗曰其於論孟最極穿鑿徒誇談博曰某說若某曰某詳如此非甲是乙臆斷折之猶如骨董店上排百貨品物菜蔬肆頭陳八百果蔬闕如存疑聖

人善之所謂博文者非穿鑿之謂也大人能格君心
非今世儒服者果有能格之之數人歟寡人有疾曰
好色正服文悅曰好貨宜服方金謹對曰大王為之公劉亦然
此些疾病何害於事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曰此謀
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鳥賦斯民賜爵斯商假官
與商謀之而商不辭則是可為也弟子曰願聞先生
之志曰妾者安之諸侯信之富商懷之田舍里長必
有學問如吾者為不如吾好穿鑿也克明俊德允執
其中是書教之大目審是等語而已古今論篇真實
辨序書生常談無用今日樂而不溢哀而不傷聞卷

說中思無邪而德明矣可怨而怨時中也子夏所謂
禮後乎了真所謂切磋琢磨是古人解詩本領區々
何論字句間陰陽之謂道可潛而潛可躍而躍
以陰陽消息觀人事進退要欲教人元亨如天喻人
如天而人始得為人也識甲者泥象數見高者陷神
理泥魚用客象數可取無益於進退神陰人陽維二
而一陷則泥々則偏或至無用於人事也臣懼賊子
懲春秋趣意說此而足禮或成漢人午前聖遺文蓋
亦居多何如不講儒人多不講禮老莊諸子或其言
可取然專之亦非儒人業如韓非則誤人害事孰言

人君必讀之書弗思之甚也廣知見於古今興廢勵
精神下忠孝事蹟史不可不讀也而今人讀之際皆
不過細憶其事或與人談之示自已強志此而專之
非學問之道也况乎輓近穿鑿之書為永晝一冊驅
睡之具耳獲此珍之先生或惡睡乎蓋不欲夢見周
公也師已惡之弟子如何不然十三之經未解其一
徑走後人鑿書繩頸雖股終夜不寐以困無益不如
睡矣其僅知讀字作文不知世有人自謂英雄善於豪
傑我才足以名天下自高踰度自重過分斯子多是
村兒不里止之子則上豪之弟不然也亡命浪人不

然也庸醫子姓初識大成論句讀謂醫賤業也賤者
自士大夫之貴而言之不知今儒業賤更賤醫者人
間司命其有用于世天下莫急焉然不善之變自以
為是擲已幹藥研使三世傳來藥籠卒曝骨董鋪痛
夫揮扇子謳曲名高砂浪士本色售儒敗俗不如售謳
之善棄邦之本之農不作田而作詩賣牛買刀稅鞋
贖襦頑然一書生未及先生似士不士為商非商醫風凜
々農氣如生多是類寺院士輩比真金同毒其心以為天
下莫貴儒焉偃蹇睨世倨傲陵人蔑視王侯非毀神
佛甚至議國家事退而省其私冶遊放肆轟飲簇

狂一斗倒壺非讀漢書鴻門之會、劍舞驚隣其及、窮乏典聖經無忌憚就人借金假而不反、曰四海兄弟、督債何急請侯得志他日大報、官儒門出身得志、操不過數百石窮迫已極、遇三三之旅三三蓬飛萍轉流、悲四方書生道義之尊、變為蠹世敗俗之物、豈可不謂大哀也哉、更言畢、大息、貴生得米、愈絕世絕

客又問曰、今儒既得、聞命占人何如、曰、見道者亦罕矣、言以予、言聞藤樹先生、伊藤氏諸先數人而已、但聞藤樹學、依此以見何早也、學素弊、須依孔子學、孔子須依了、思惜矣哉、大言其他如徠翁徒學、則區矣博

矣、未知心術何如、及至近時、豪邁羈落、故縱輕薄之

徒、駢轡嗣出、儒人墜地、弟子病不能起不幸其能讀字、世輒錯

呼為儒、儒風之惡、頽靡爰極、天運循環、墜風將揚、然

宿儒先輩、毫無氣力、天下無金剛力識卑、則外在內柔、固不足

言、識崇云者、身無檢束、事多脫畧、飲酒罵人、忘世愛

絲、要亦非真、高也彼、宜封要錢太守、此當任完體將

軍、假面弔喪、債手屠猪、其餘皆是飯囊肉袋、大言噫、世

無真儒也久矣、佛士亦然、教者溺論、禪者墜空、一心

三觀、觀不得、九年默照、不放光、瞽索、大日彌陀、於淨

土、秘密祈禱、唯福其身、念佛題目、縱令有成、佛之理

平生諸惡奈恒沙之多持戒不_レ茶_レ點心一番或盡三日之食一粒米如須彌律家之腹亦大矣哉嗟夫三界萬靈一切衆生將欲濟之度之以教到于那_レ野光上_レ是_レ教尊大慈悲心苦行捨身博施濟_レ衆_レ子孫何物殺身成_レ仁_レ今僧孰能此心為_レ心飽食暖衣遊手居_レ世弗復如彼_レ既_レ鎧_レ二渡舟子苦辛操_レ棹日濟_レ十百人若_レ有_レ功德之在紫衣珠拂美則美矣記念圓頂僧則僧也半畝開田與俗訟百八煩惱與魔競夫不立文字者達_レ戶_レ別傳諸宗僧侶今_レ奉_レ教外之教一尺之書或不能讀繞_レ以臆誦先師口授經文實為僧之

責

小僧鳴不_レ魚而攻之可也

論語之論字亦不識曰儒者我道之一教

何讀其書未嘗省躬在於君臣之懿刑政之美儒道

感世中而浴於德之可仰焉不養妻食肉者終其道之制非_レ仙之妙所也守之為僧々亦易々也哉熊

次氏有言曰皇國可稱神書者三種神器是而

已三種者即知仁勇乃_レ親_レ之莫_レ如中庸者善哉言乎

神之為神豈異神乎_レ次氏見_レ之謂_レ之_レ仙神家見_レ之謂

之神儒者見_レ之而謂_レ聖謂_レ神佛亦在_レ天地間神亦在

天地間而弗得出於一陰一陽闕闕呼吸外便是一

切衆生具_レ仙性而天下生靈備_レ神理神豈遠乎_レ仙豈

二十九

遠乎誠之不至，德之不明，卒終於遠也。已儒人，積氏無誠，不明是心學，不二講之所以行也。國學者流，亦爾々々考證穿鑿，窮力訓詁，神理則置，諸度外善歌者不復見。感天泣鬼之誠，但取風月之興。予今詩人相似，近日詩風萎蕩，纖弱輕薄，讀之嘔吐，詩志也。詩人胡不作吾詩？曰：唐曰宋見，既卑矣。宋未與詩味便与俳歌者流，亦不甚異。烏世有俳人者，以國字属聯句，瑣々小伎，以為獲玄珠，自滿自賢。所謂天狗井蛙未窺海若之家，其心以為治天下具之想，宜哉！其滿本係無才無識，不能讀字輩，妄意援筆，雌黃初學之句，原無着落，究

竟可解不可解，物宜矣。箇不可解，人惡能為可解，辭如以不可解為可解，天下何物無不可解？夫俳句者，流自連歌而連歌原出於詩之聯句，故痔得車事愈下，得愈多。宗匠門戶比學士高數等，予每為貧書生，言之浩嘆，聞前者愚輩相議為芭蕉建祠，疏之于官，官令曰：無功德於民者何用奉祀？愚輩閉口而退，然其盛行于世也。士亦為之，大夫亦為之，而或聞有疾而亦學焉，豈不哀哉！吐不可解之言，受不可解之教，如得啜點，亦為得鬼首之思，要被他愚弄耳。然猶如古俳人之句較愈今詩人之不可解，不可解人多。

好茶事此亦畢竟不可解物客曰茶始何時叟能識
否曰奈何不記談入港會有一丁男携落語標紙至
揖親方直向壁間黏着紙去客皆注目言如可茶扇
橋等彼亦明大人真落語家渠魁衆舌聒雜翁色甚
不悅數檢食烟且候舌定

風波稍定翁惶忙說出曰類聚國史云弘仁六年令
畿內及近江丹波播磨諸州植茶蓋此為始爾後中
絕至建久中秋榮西自宋歸齋茶米種之于筑州振
脊山嗣種于柵尾種于宇治應安中 麻苑相國嗜
茶世於是乎咸尚之而 東山相公令茶人珠光者

講定茶儀及 豐臣氏千宗易更修飾之爾時賢將
美脚亦咸為之然丈室屏人限客以數蓋亦託以為
調密策之地非真嗜而禁之也玩物失志甚哉嗜之
溺者或至以身不換一器此徒徃々身死絕後爾來
世好之者皆溺焉善乎村瀨氏言膏澤之子籍以掩
其拙千金買一盒百金贖一甌互相銜誇其於品水
揀芽則茂如也古人聞以茶今人聞利今稱茶人者
以今所觀而言之前人聞器今人聞利今稱茶人者
多類骨董家且聞以滋味飲食之徒君子鄙之哀斯
若愚以器誇人以鄙為韻親方促曰叟臨次快濡鬚

曰談熟矣請從大夫之後親方曰非敢後馬不進也
呼叟為馬奴々罵人之報明々文至 叟曰親字不可使坐隅何日而學耶曰不

曾曰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親方曰去歲偶見繁昌記者作者曰靜軒信士彼何如人書是甚書叟西曰彼哉彼哉非信士也居士耳猶謂處士非仙家居士也彼則編號紙尾所謂此外相撲多有之之人那足掛牙且彼所撰事極猥雜文極輕薄是裨官者流之言如此也鄉黨自好者不為何況儒人何況君子非大學何本中庸何本經說子史之言以無用之文災有用之材豈止聖人之罪人

今儒人之罪人也弗知猥雜為醜弗知輕薄可耻方

彼荷禪儒者更卑悉我一等閔彼某藩浪士不能筋力

之勞以賣大福餅無口可糊故乃售似儒之業似而儒非者

中南郭其實不能善讀字也况乎考證穿鑿要亦不

可解人嗚呼噫嘻顧豈止彼儒如彼矣亦不可解仙

如彼矣亦不可解真難解真難解天地雖濶何無一

人可解也猛肴一小廝走来呼叟曰家爺刺未乎畫

膳將乾速歸叟顧曰歸去来今畫膳將乾起向親方

曰一餐来勿退テイトククセイ次親方隨目之曰叟嘗為不可解談

墨水櫻花

江流一碧自西北來截界總武直走于海富士披雪
于坤筑波挿玉干良千里隔空雪玉遙々相照是此
間大觀也一船載酒宜乎觀月納涼固也宜于雪則
平疇疎林宜于霜則渚葦岸楓寺宇叢祠宜于落葉
之時風帆往來漁舟出沒宜于斜陽于曉靄綾瀨幽
邃有宜聽蟲之名此江都第一勝地四時異景早晚
改觀雨之淡粧晴之濃抹其奇其妙非吾拙筆盡可
得而狀也伊勢物語云立江上而顧望則只覺來路
之遠萬師促日且暮便上舟沒水靄莫弗人動悲意
會見水鳥浴流嘴啞並紅問之曰都鳥是也悲意二

字索莫可想曠原為都之後築堤植櫻漸為繁華今
則罩上野架飛鳥山名如御殿山遙置諸下流花時雜
遣亦復為江都第一若夫白小已孕新梅在梅掃迹
春風暢和薰暖困人數里長堤櫻花彌望淡々濃々
雲暗雪凝偶顧西南則或訝風伯好事吹富岳千斤
雪落來東橋至木母寺之間遊人如織只見筆蹟師
匠率羣弟子童男童女一連數百徐福求仙葉于東
海人間復見鬼子母神一人擊析爰以啟行行粧一
色皆戴剪花誠齋有句一人々挿一枝花豈為七百
年前預寫此間風光乎兒女欣喜戲嬉忘飢絲々与

落花齊飛，蹀々与蝴蝶共一樣。又見宮女，結伴翠袖披霞，宮鬟簇雲，靚粧麗服，競冶闌妍，各自窈比於我。
 中老尾上某侯女官見院本鏡山，觀花間，肚裏暗祈，撞着三外樣男兒後人團十郎号三外，又有擬大石義雄，藩士輩步々踉蹌扶醉於声妓之肩，楚声而歌曰：櫻兮櫻兮見詠歌，乳兮乳髮乳如麻，古色儒人腰佩，馱酒冠者之背，行厨任重童子六七行，詠先生惡詩，今樣僧流身穿兩衣暗天雨衣台家通名袈，裝褚齋，窈童之手上人頭上，飛花徒黏野合娘，從金夫之遊，田舎爺嬢為馬喰坊人，導一日遨遊，蓋延百年性命，子母錢商亦不得不為珠盤珠外之遊，驟見

人羣狼狽兒女滾倒，一道黃塵，眯人眯花，鞭揚珊瑚馬噴珠玉，馬乘袴跨人燕尾披飄，空則何藩殺風士輩狂奔躍馬也，礼云入國不馳，又云塵不出軌，非走火也，非報急也，然使人觀花於鞍馬間，使花没乎黃塵裏，甚哉無情花，其謂之何，併藩士爛醉，先生惡詩花兒絃歌並此間，殺風景也，花兒隊々循行茶棚，強鬻絃歌，隨遣隨來，如掃落葉，圍花繞花，茶竈歲增鹽櫻花湯，妙解餘醒，新製櫻餅壓倒，衣團粉，古風味，古人亦言，團子貴於花，况肉乎，况酒乎，飢與無錢花亦懶觀，是屠沽所以日益繁昌，滌鯉玉鱠，一日傾万盃。

盤墨水酒名清醪一刻倒千樽器觀花料錢百萬擲於

此為居士嘗謂使花有知一客數錢必檄之稅青年

妙齡既醉以酒將更飽花於北里之月貴神速也不

算槁場渡錢二文花時增五四十八錢故買渡艇神逝骨

顛促篤師云日且暮一葉快刀向渠爭先莫人弗動

喜意喜意二字繁華可想嗟夫使中將遊乎今繁冒

地何如動悲意來何覺來路之遠

友人文軒觀花一絕云玲瓏世界玉乾坤千斤銀葩

風裏翻略記去年寒岸上扁舟醉雪倒芳罇阿漕道

人有墨陀八詠其月夜云早起上堤難買醉晝行多

伴攪吟思不如獨夜江天月有酒有詩花始奇梅庵

主人木下水神森在水母寺後一律云獨避長堤塵跡喧社頭

藉草坐黃昏波光遠映垂楊岸人影遙連古寺門烟

抹紅雲雲十里風飄白雪雪千村模糊春色難描就

欲喚扁舟泝水源

勝地自古罕佳作矣呀錄數詩雖佳作乎亦為足妙

寫其勝云世間言之蓋亦惡詩自花言之蓋亦殺景

雖蓋然乎居士素不解作詩則果惡果殺未知其何

如弟欲借此以補予拙筆寫勝而寫不足粧景而粧

不得吾果惡吾果殺者也

木母寺有一墳墓世傳梅若者以其年三月十五日
死于此所因葬焉乃是日雨則都俗謂之淚雨仙隴
道人有詩云梅子塚前春欲空落花泥滑一堤風流
鶯尚似傷當日數轉聲寒淚雨中或云梅若者非公
子而世所謂云々者全非

瀕江多別業曰何隱居曰何園莊鄰園多屠沽曰何
亭曰何樓居或名樹園或名花香膠以名奇羹以名
木母寺存梅兒名蹟三園祠苗其角排數名題長命寺
門始閱櫻餅之名秋葉社庭占名楓葉之秋鯉也水
晶魚也皆此江之名物白髭叢祠牛頭天殿並此間

名所也昔者秦始皇好名自琅琊立石明得意求立
石記德和漢一同世以爲風一鄙人謂予曰近年在
々石塔殊多可供一噱石生而無疵斧斤琢之沙石
磨之穿鑿鐫字破其天真勃吾得意以存名于不朽
顧不亦似世之穿鑿學生耶非欤穿鑿自毀不復似
古之學者琢磨以德而養其天爵居士六欲二大石
記得意一以建之于富岳頂上一以投之於東海淵
底無錢未就可嘆哉雖然此石也此居也此樓此園
是亦繁昌餘波漸此濱耳

前人有句云前雁高鳴後雁低高低相喚度長堤唯見尻動不見脚動使人無足而飛行于天街者街頭肩輿是也其雄奔羣集中巧避妙讓肩以撥群真上虛邑縱矢追焱奔逸絕塵衆皆仰尻矐焉不知都人奔事何多如此何急如此東郭西橋奔走如烟南坊北街經緯如織士而不馬借此急脚上何憂事僧而不錫買此急尻參何法會買元僧水橋夫貴駿足也後夫凶也以百步笑五十以軼前輿為雄走而禪解則身走手結雖慣猶妙或蹶滅趾躡血雄走不遑拾爪其家計程定值雖此駿足非特貴也值同凡異閱今以

駿鳴者曰赤岩曰十字曰何曰何駿相軋云城門店

戶間閉有限毫厘之差或致十里之謬乃兩肩四脚

外更加一肩更增四脚數里一瞬息期往返此則與

彼大儒肩輿徐而此小者異焉客以快為妙且有轎

夫擇繁雜康莊呼以驚之木無定值如遇野夫值低

約駿走數百步脚力漸軟有通客自中促然脚愈緩曰

官欲疾請益些值客曰唯益步脚便健矣未數十步復

緩又請曰諾益步又復請客不肯矣夫乃乘之曰

官富貴何論些錢走閱此字言得君子周窮不繼富惠之

客怒曰自此下步夫不敢許假怒激爭佳輿不動莫在

惟中客不知所為竟聽為脚即健極健詩所謂其虛其邪既返只且者轎夫有烏記曰元祿年間官始許民輿行然其數僅百自非老夫病客不許安載爾後漸感有命停之夫輩暴失產途多乞兒官愍遂復前律事在享保九年天保之今於斯為盛此亦繁昌之一肩何物與之肩隨猪牙船是也無足而行非輿則舟然館舫屋船並水遊之具行則行非飛也頃頃齊飛猪牙是也飛則飛然水陸之異彼安此危脚亦較讓一步是以居第二流猪牙何蓋以欣名之而其步則兔兒走波也似右兩國絕深川

踰淺草達墨河泛々其景中心漾々肩輿則兩尻四脚猪舫則單櫓双臂其用半彼其飛與之上下如二三之何必肩隨因憶所嘗閱一船兩櫓往時無禁乃都人舟行非取急而故二三之數櫓僭下徒聞豪華院本吉原雀曰二挺建三挺建都俗數櫓以挺前日可證

館舫者木富蒙之物且其用緊限烟火納涼之節屋舫之用特居多下花于雪于月于虫浮於墨河掉於綾瀨本所羅漢龜戶天神載絲竹以行若佃島若木場或換釣舟之作納涼烟火固其職也若夫納涼烟花之盛船料踊貴不啻三倍茶舫在舟於鳥乎出而

充遊船之役然猶非吾貧諸生所買及生門陸沈親當西臥皮矢石間不能橫觀賦詩也噫

館屋遊舟之萃茶任漕船之豐人皆以知都下繁昌或不知厥舟蕙舫大且多而繁昌胎乎屎糞一日百漕送之郊野耳哉環江都數十里之田土賦穀膏宜矣武江水族肉肥味厚實係屎汁浴湯餘流所浸因思人之生於繁華地方唯知屎溲為糞未知所謂茶蓼朽黍稷茂腐草以糞田疇且至寒鄉僻地浴湯百洗須垢浮賦流取以代糞苦哉稼穡之勞一滴一粒民之血汗夫下農之為生也所受田率不過五六反

和俗謂三百步曰一反

稻麥外且菽且菜代稼更穡寸盡地力自苦

不給賃人傭馬不但此而已土國城漕加以徭役噫以此苦以此勞卒歲之收不過十金以此養父母以此衣妻孥口腹何以得飽四體何以得暖人苟噉此苦孰肯忍宴樂取急有與猪舫安然上之無足而飛無翼而翔也雖然繁昌土人亦不無以弗知為貴之理若使人々知之輜夫尻瘦舟子腰細且何以見繁昌腐儒或不合此味談古非今說常苦變漢上老人今尚徃々有為醫原走病急於拯人不得不興也儒走說書抑有何急于嘗聞有醫者陸未聞有儒者陸

業昇者名為陸禮云不聞往教為之本非也漢上况更與以華

之六十杖于鄉未聞與于國禮不下庶人縱有緩急之異

亦不謂不出一轍途夫子不徒行從大夫之後也今

儒人異此甲急於取威乙急於取錢孟阿數亦儼然每說

農邦之本然向此問之云我不如老圃四解不動吁其謂

不如固是矣但農之為農田之為田舉以託養可乎

記問穿鑿以為諸侯之師舒々叱々與以啓行豈不

聖人之罪人乎居士竊恐先生子孫五百歲之久生

無足而乞食于道路

郭門識空輿轎夫苦之間債行人載以出入乃予所

往典舖小厮嘗誇諸予曰無足而飛錢之所能吾儕

每々無錢而乘而無足而飛是非君等所得而能也

予應之曰無錢而置外府令君等主其管籥孰與子

所能之難伴頭在傍曰是故疾夫佞者

三蹊樵夫有詩曰轎夫生計者可歎赤脚奔暑還踏

寒一醺先憑麴士力那厭磽确行路難家無一物心

無累無物無我意自安載得囊中爛醉客醉客全忘

父兄責躬々睡熟夢方濃睡者不知擔者役役夫長

醒醉客夢為憐醉客擲金帛轎夫能守寒素即一禪

一笠以孤貉惟酒忘憂心知足名利常笑世成癡不

辭兩雪嘗苦辛昇去昇來手足龜前者高呼後者答
半世肩頭送此身一双芒鞋三尺泥自道嚙肩人莫
悽君不見百般塵緒人海巷蹉跌轆軻優齟齬
嘗讀隨園轎夫詩妙寫其樣今記樵夫一篇可謂亦
能寫矣因偶得一詩自知惡詩殺景金玉在前沙石
在後前雁是高後雁是低

曉鴉割愛天將明柳枝風冷拂霜晴轎夫不管別離
切雄奔叫得新雁声昨夜蕭郎喜健脚今朝翻是恨
快行郎心軟弱夫脚健恁風早已過數程四肩却給
醫門使万病候春八脚忙扁鵲纔試與中夢侯門獲

車睡輒驚一帙方書兩口劔青囊紅菓併盈々轎夫
思昨流落妓纖手細腰昇得輕輕重難辭客難擇載
鬼糞尸走縱橫儒人雖輕却若重不重不威學不精
先生在奕何所見不見忠信唯見名虛名已高利未
實自覺不如扁鵲榮一妾安瞻慰老境万鍾未足飽
私情憶昔青年割愛日不似白首窮聖經家姪何如
院妓好吟哦爭似新雁鳴名利男女百般欲先生竊
有愧轎生轎夫不解百般欲胸界之塵一掃清人間
苦樂知多少半肩輕擔代躬耕

西洋人同狀如猿而能察人事朝鮮、蚌蛇長而文命廣三又合漢土、玳瑁、竹飛州

魚尾竹、武州、蔓鳥頭、蠻產、堪達爾汗、金龜城州產色如黃金、黃猫

朝鮮產大如犬而毛色如金其他品物一時雲集其數凡七千餘種乃坐

而目之指而斥之非這繁昌都內為得非這太平世

為得不亦一大奇會哉要亦係會主厚志於其學之

所致然且不與彼書畫會同其實者思將欲用此藥

彼病而然欤何但此而已七千藥物如能辨其主治

而本草者則本草又不與彼橐駝師同其樣也儒病

佛病無不藥為會主者誰吾友春水福井氏

春水米數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初篇多記名物而訛

亦甚多予笑曰吾非本草家又非橐駝師訛宜然矣

會一友人善文者至亦難予曰苦矣子之文之孟浪

字漢而文之不漢予又笑曰倭人為漢不為漢者固

其所也居士者日本人也學聖人之道不學漢人之

文區々曷為必漢文為我文而已吾決弗能如兄等

為真漢文偶然得意偶然走筆我慰吾為耳前日一

友亦言觸國觸人者蓋亦不少然予豈有意於觸

而觸乎亦偶然爾我非為觸而人以為觸雖則觸奈

觸哉且思其無所病為有所觸有其所觸心有所病

也古人言石猶生我居士謔言幸得藥其病雖世有

病我言者我何病乎二文笑而去

堯庭生草周田長木太平之澤草木繁滋呈奇狀技
異樣世有所從倘矣寬政年間世甚變百兩金寸莖
千金不啻百兩金今日好萬年青都下皆是也聞去
年紀州人攜一異莖米莖大如箸上頭半白初鬻之
十金未數日又轉賣之七十金既而或乞以百五十
金買之其人不許獻之於一大諸侯而得三百金云
思夫自非繁昌間彙駭與太平世侯安見彼賣此買
之若是乎可謂箇這太平之萬年青矣

江戸繁昌記二篇終

舊口

土岐藏

